

衢州：白居易人生华丽蜕变之地

◎ 史海钩沉 □ 祝云土 赵子安

唐贞元四年(788),距离安史之乱后15年,17岁的白居易随父亲寓居衢州,继而在三衢山下渡过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三年……

不安的漂泊 终归心入衢州

白居易生活在一个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年代,大唐帝国的辉煌已成为过去。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希望自己的孩子乐天知命、无忧无虑,故而取字“乐天”。

但事实却非人愿。少年的白居易因李纳反叛开始了奔波流离的岁月,从新郑到徐州,从徐州到江南,常年避难,受尽世间疾苦,5岁开始学诗,9岁懂得声韵的他就这样度过了本应充裕且充满乐趣的少年,最终寄居在江南的叔父家中。

然而或许因受其父家忠义护国之举,加之养母陈氏的昼夜教导、循循善诱,看尽世间苍凉的他养成了坚韧不拔的品质,到衢写下人生的第一首成名作《赋得古原草送别》,一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让我们看到了他重拾人生、阳光面对生活的风骨。

苦节的修学 心志渐已成熟

贞元四年,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因对社稷有功,被授予衢州别驾。当时的衢州府衙就位于现今的府山。在苏杭目睹房孺复、韦应物风流儒雅刺史生活的白居易,开始憧憬仕途,寄希望于以才华征服当权者,鱼跃龙门,于是牢记父亲广学博思、不可浅尝辄止的叮嘱,开始了他在衢州三年的“苦节修学”,坐落于峥嵘岭山间的正谊书院也就成为了白居易每日的打卡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其作诗天赋得以显现。

“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晷晷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

多年以后,作《与元九书》时回忆起在衢州的那一段苦读岁月。眸子里面总是一晃一晃的,好像飞着挂着珠,动不动就数以万计。这大概是天下所有学子都曾有过的情形,白居易也不例外。也正因为如此的勤奋好学习,为他后来“十年之间,三登及第”一展抱负,兼济天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三年的读书时光,更让白居易看清了世道的炎凉、人情的冷暖,心志渐渐成熟,多了一份“人间世事何时了,我是人间了事人”的冷静与睿智。从离开衢州的那一刻起,他不愿做一个庸庸碌碌只图荣华富贵的官僚,而要做大唐长治久安、为天下黎民百姓代言的斗士。

山水的寄情 灵魂得以休憩

久居衢州的白居易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文友,其中最为后世文人称颂的莫过于与徐州符离的“五才子”。“心畏后时同励志,身牵前事各求名。问我栖栖何所适,乡人荐为鹿鸣客。”“六人经常互访游玩,写诗唱和,相互勉励。

深陷衢州山水的白居易在游历江郎山时,更是对具有丹霞风貌,有着飘渺烟霞的江郎山寄情一番。“林虑双童长不食,江郎三子梦还家。安得此身生羽翼,与君来往共烟霞。”希望自己能生出翅膀来,与江郎山相依相伴,沉醉于飘渺的烟霞之中。

偏安一隅的衢州,让白居易在美丽山水间、宇宙观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佛、道思想的影响,灵魂在烟雨江南里得以洗涤,开创了中唐时期诗歌创作的平易之风,更影响了其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用佛、道思想缓解仕途的苦闷与烦恼,用来生之缘解脱感情与死亡的念想与恐惧。

痴情的念想 情陪伴随永远

白居易的感情史和后来宋朝的陆游极为相似。白居易在徐州符离期间就有了自己心仪的女孩,名叫湘灵。两人自幼一起长大,朝夕相处,青梅竹马。“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在白居易的眼中,湘灵胜过天仙,在碧纱窗下教鹦鹉说话的倩影宛如一幅美景。

但他深知自家虽一时窘迫,也算是书香门第,世代为官,而湘灵家为平民家庭,世俗与阶层的禁锢,两家人不可能结为姻亲。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拗不过母亲,唯有寒窗苦读考取进士,方能获得与母亲“谈判”的资格。但思念之情总是在夜深人静或独处一处时涌上心头。长年的苦读、仕途的挫折、感情的困惑让他内心的情绪在后来的诗歌中得以爆发。

“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干独自愁。”每每登临高处,白居易禁不住回头眺望,以致泪流满面。“夜半衾裯冷,孤眠懒未能。笼香销尽火,巾泪滴成冰。为惜影相伴,通宵不灭灯。”说湘灵其实也在说自己,用怀已的手法表达心情的孤寂冷清和对恋人的期盼。直至而立之



白居易画像

年,两人都无法结为伉俪,白居易深感宿命使然,写下了“佳期与芳岁,牢落两成空”的千古绝句。

初心的不改 乡愁写在诗中

贞元十九年(803),离开衢州12年之后,32岁的白居易与元稹一起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在朝为官的白居易并没有忘记衢州,时时刻刻关注着衢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批判朝堂官宦骄奢淫逸的同时,不忘发生大旱的江南和已经人吃人的衢州。衢州自唐朝以来经济发达,远超众多州郡,白居易战乱后在衢州度过了衣食无忧的三年,也正因为如此,白居易一方面通过对比和夸张的手法揭露朝廷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另一方面在诗句之间流露出对三衢百姓冷暖的担忧。

熟读白居易的诗歌,我们会发现,被称为“诗魔”的白居易和我们常人一样,有着相似的苦辣和酸甜、坎坷与挫折,磨难与煎熬,字里行间总能感受到他奋斗与解脱的历程。而在衢州这段时光里,恰是其经受、感知这世界后的华丽蜕变。拂去沉沉的历史尘埃,就能感受到他三年的“苦节读书”,为摆脱窘迫命运而孜孜不倦,为追求天长地久而一生所念,为心系天下社稷而心思悠远……

◎ 史林偶拾

刘文典失诺甘受罚

□ 张达明

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因研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听说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经,便前往借阅。到了西山香山寺后,刘文典向管理佛经的老和尚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老和尚沉吟了一会儿对他说:“本寺藏书有着严格的规定,非佛教人士一般不予借阅,鉴于你是知名学者,就特别为你破例一次。但你在阅读佛经时,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其间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动书页,要用本寺制作的蔑子翻阅,如若违反,就要受到处罚。”刘文典听后笑道:“这有何难,我遵守寺规就是了。”

在得到他的承诺后,老和尚便将需要借阅的佛经取来交给了他,就去忙自己的事了。

待老和尚离开后,刘文典按照要求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用一根特制的蔑子静静翻阅佛经。因车马劳顿,没有阅读多久,困意便一阵阵袭来,他在四下张望后,发现室内有张空床,就决定小憩一会儿。于是手持佛经,斜卧

床上阅读,不料悠悠然进入了梦乡,手中的佛经也随之掉落于地。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正在梦乡遨游的刘文典忽然听到一阵叫骂声,随即头上也重重挨了一扫帚,等他睁开眼睛,就见那个老和尚怒气冲冲地边打边斥责:“你这个所谓的大学者,竟然言而无信,不但卧于床上,还将佛经丢落于地,实属大逆不道!”刘文典被老和尚彻底打醒了,一面承认错误,一面“抱头鼠窜”。由于佛堂大门紧闭,他一时难以逃脱,只能任由老和尚扑打。

老和尚见他狼狈不堪全无名教授的架子,这才转怒为笑,说了声:“看你甘愿受罚,就暂且饶你一回,下次若要再犯,定不轻饶!”

因了这顿打,刘文典竟和老和尚成为了好朋友,并在清华园设素斋招待。后来在回忆这一趣事时刘文典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打的,而此次挨打确实应该,也打得好! 因为我没有遵守诺言,而君子是不可失诺的啊!”

梅贻琦心中的平等观念

□ 唐宝民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是一位待人随和的谦谦君子,虽然他名气很大、职位很高,但一点都不拿架子,与他相处过的人都会有如坐春风的感觉。

梅贻琦校长主政清华多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在众多的清华校友中,既有名声显要者,也有年较晚、地位低者,但梅贻琦先生对待他们一视同仁:无论地位高还是地位低者来找他,他都同样热情接待;校友们请他去餐叙,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校友,他都欣然前往。

刘半农翻译剧作《茶花女》

□ 周惠斌

法国作家小仲马的经典小说《茶花女》问世后,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而风靡一时。小仲马因此又写出剧本《茶花女》,把小说搬上了舞台。1926年,新文化运动先驱刘半农将剧作《茶花女》翻译成中文,由北新书局出版。

刘半农翻译此剧的初衷,是希望能够通过它引进西方民主、自由的春风,在万千国人中掀起一点波动。因此,他在《译者的序》中写道:“我费了一个多月的工夫,把这一本戏译出,意思里还可希望国中能有什么一个两个人,能够欣赏这一本戏的艺术,能够对于戏中人的情事,细细加以思索。”

三过之“家门”在哪里

□ 张蓬云

三过家门而不入,历来是说那些勤于职守、公而忘私的人的高尚品格。讲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相传他是黄帝的后代,在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鲧(禹父)和禹父子二人受命于尧、舜二帝,负责治水。

大禹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斗争,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堵”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体现出他具有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吃苦耐劳,克己奉公,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13年,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孟子·离娄下》: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这是有记载的。

这个家门在绍兴市。《吴越春秋》有记:大禹治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屣不蹶”。如今在绍兴西北还有“夏履桥”与“夏履镇”。相传大禹三十而未娶,后与涂山氏姑娘女娇结婚,婚后四天大禹就离家投入治水大业,妻子女娇想念丈夫,便派人于路旁桥头等候,希望他过家门而能小憩。但事业心颇重的大禹肩负太重,哪有时间回家歇息? 三过家门而不入,让在桥头等待与丈夫相会的女娇非常失望。后来,人们便把这座石桥取名“禹会桥”,希望他们夫妻相会,以解相思之苦。这座美丽的石桥如今还在,这一风景与传说仍在江南流传,成了抗洪治水的经典篇章。

◎ 文化史谭 □ 劳剑

学者陶洁最近发文登出类似“遗失启事”,希望找回一封钱锺书、杨绛和他们的儿女钱瑗合写的信函。她说:“我失去了这封自以为绝无仅有的信,心中的沮丧难以言表。但我也只能怪自己记性不好而又过于鲁莽。我本希望能够回国把那格子东西再好好翻找一遍,然而因为疫情始终无法成行。左思右想,我决定写这篇文章,如果有人发现了,希望他能还给我。我更想借此说明,我并没有赠送他人或出售过钱瑗一家三口写给我的这封充满温情而又幽默风趣的信。”

字里行间,为失去这封珍贵信函,确实显出极度沮丧和懊悔。

陶洁是一代名编陶亢德长女,与文化名人多有往来,不过,与钱、杨夫妇倒是因与钱瑗是好朋友的关系才有一面之缘。

这封信是陶洁从温哥华回国前夕朋友刘慧琴托她带一盒西洋参给钱锺书、杨绛、钱瑗一家三口给她的回信。

钱锺书的幽默诙谐、风趣俏皮,在文坛、学界独树一帜,尽人皆知。小说《围城》精妙绝伦、幽默诙谐、妙趣横生的语言俯拾皆是。他的书信除了同样显示渊博知识,也呈现其一贯的行文风采。

他给慕名去信问安并附寄著述呈正的学者刘世南的回函就妙趣横生:“忽奉惠函,心爽眼明。弟衰病杜门,而知与不知以书札烦诸夫者,旬必数四。望七之年,景光吝惜,每学嵇康之懒。尝戏改梅村句云:‘不好诤人憎客过,太忙作答畏书来。’而于君则不得不破例矣。大文如破竹摧枯,有匡谬正俗之大功。然文武之道,张后稍弛,方市骏及弩,而戒拔茅连茹。报刊未必以为合时,故已挂号逕寄上海出版社,嘱其认真对待,直接向君请益。倘有异议,即将原件寄还弟处。区区用意,亦如红娘所谓‘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儿’,欲野无遗贤耳。”爱贤惜才、古道热肠,溢于字里行间,且格外幽默风趣。

他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总编李国强熟稔,信函落笔也就更加率性随意,许多话都令人解颐一笑。他谈及与李的合影,称“愚夫妇头倾如许,面目可憎,与兄嫂一双璧人并列,借光增势,而愈自惭形秽矣!”、“与兄并坐一像,借光不少,甚惬意,接电话状,愁眉苦脸,赖学求饶之态,望而可揣,足供笑料。”是习见的自嘲以及自嘲之余的幽默。谈及自己重订《谈艺录》《人兽鬼》等旧作,说:“村婆子鹤发鸡皮被强作新嫁娘充命妇,不待人笑齿欲冷,己亦笑脸如靴皮也!!!”谈到夫人是否应允《干校六记》由李出版,说:“山妇

是否肯献丑,则看兄之威力是否远及,弟无‘夫权’可行使,奈何!”某次讲起稿件投寄遗漏,则让人捧腹不已:“几如唐伯虎题咏之‘半截美人’,今幸得保腰领,金躯无损,免入‘伤残人协会’……兄与弟皆习惯,付之一笑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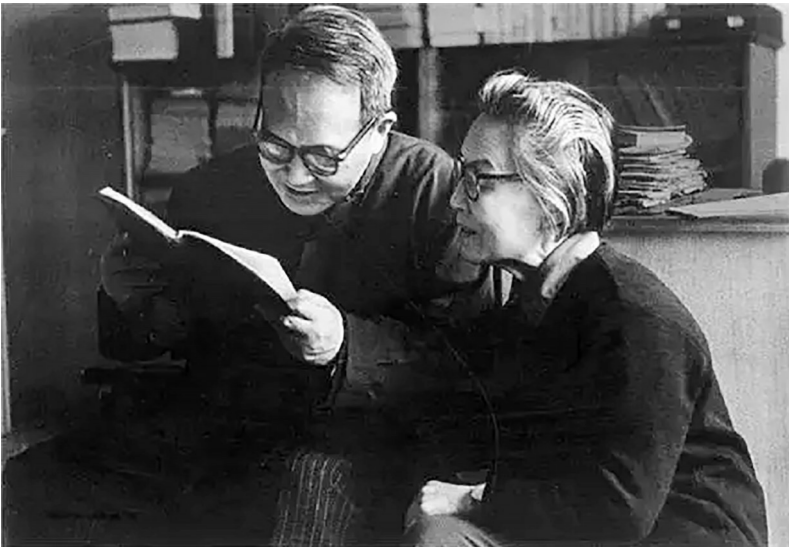
书信中,常见其谦逊自谦。他给文史学者何新的一通信札中,即有“今夜归来得你专寄大译和大文,并读尊书,十分感愧。俟会毕事稍闲,当细看所赠译著,先此道谢,并退还‘师’的头衔”云云。给作家邹士方的信中,钱锺书对他“借题发挥,作夸大的奖饰”感到“受不了”,并说:“古语云:‘学究可以捧死’。弟虽衰朽,尚想多活几年,受不了这种吹捧。兄素知弟癖性,倘蒙开恩,免其出头露面,感戴无既。”谦虚中也不乏俏皮,确是雅人高致。

俏皮到像顽童一样,在他写给时为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林书武的一封信函可以领略:“看了来信,又惊又喜。你的英语之好,出人意外。这不是兜圈子的奉承话,而是真诚的意见(我手按在胸前发誓!)。”看似顽童赌咒发誓,可爱形态跃然纸上。

当然,能够幽默诙谐、风趣俏皮,是要以丰厚腹笥打底的。许多学人多以著述呈现,钱锺书在不吝美誉时,往往以自己的博学多才,给来信者指出不治、陈说或误引、错谬之处,常直陈胸臆,一语中的。

给陶洁那封信,是家常的人情往来,所以,非但语言,形式也别出机抒。

陶洁将西洋参和自己“附了一瓶加拿大特产的枫糖浆”托人带给钱家不久,“我就接到了一封非常有趣的回信。信的抬头是我,但落款却不止一个。信的格局很有意思,是以钱瑗的回信开始,直行行书,占了右边大约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落款是钱瑗。她谢谢我替刘慧琴带东西,但告诉我,她父母不吃西洋参一类的补药,不过枫糖浆很好,她会用来做面包的。信纸中间大部分地方是用毛笔写的,跟钱瑗的内容差不多,但强调钱瑗会做面包,而且一定会做给他们吃的,也



钱锺书与杨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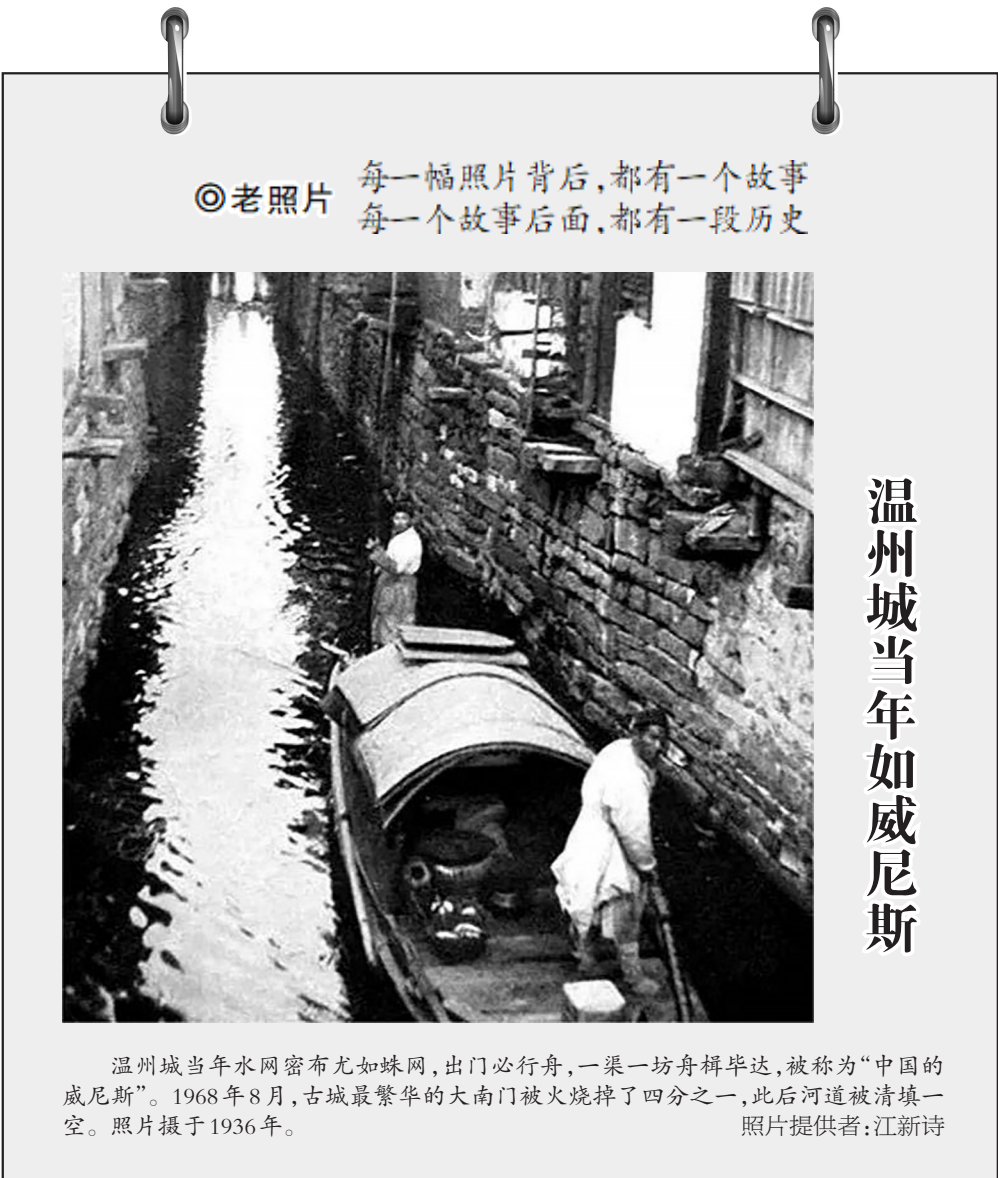
一定会用到我送的枫糖浆。这一部分落款是‘杨绛’。然而在左下方不多的空白处有用圆珠笔写的感谢词,落款是‘真杨绛’。换言之,这一行点明了毛笔写的那部分是钱先生的文字。”可以想见,信中的“感谢词”一定十分幽默俏皮,而“杨绛”“真杨绛”云云,用陶洁丈夫的话说:“他们仁实在太风趣,太好玩了!”

确实,钱锺书的幽默诙谐、风趣俏皮,他们的“好玩”,在其他信函中随处可见,且不论信函,贺卡也性情毕现,别出心裁,成为获赠者的爱物。

他的学生任明耀收到的钱、杨夫妇的贺卡,就如此说:“1988年收到的贺卡是钱先生,杨先生特制的贺卡,金字绿底,十分雅致。上写‘新禧 钱钟书杨绛恭贺’。我猜想,钱先生……索兴自己设计制作了。估计数量不多,因此更是令我爱不释手。反面题辞是:明耀贤友:大著奉到,因病未即复歉,顺此为谢。钱钟书(签名)。钱先生的签名很特别……将名字连在一起写,别有韵味,也体现了他的个性习惯和风格,别人要想冒充他的签名,难矣。”

“难矣”,是的,现在,如此幽默诙谐、风趣俏皮,以及如此率真率性的人物和做派,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

这样的人物的信函,也就愈显弥足珍贵。因此,陶洁不慎遗失的这一封绝无仅有的信函,希望如果有人发现了能还给她,并真心冀望能够公诸于众,让大家寄信共赏,一睹为快,也可藉此追怀钱锺书、杨绛和钱瑗任意趣超脱、潇洒俊逸的高迈风神。



温州城当年如威尼斯

温州城当年水网密布尤如蛛网,出门必行舟,一渠一坊舟楫毕达,被称为“中国的威尼斯”。1968年8月,古城最繁华的大南门被火烧掉了四分之一,此后河道被清填一空。照片摄于1936年。

照片提供者:江新诗